

律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二

檄 贊 頌 銘 箴 傳

檄

擬謝玄喻秦檄

太元十年十月乙亥朔日子前將軍假節都督前鋒  
及徐兖青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司冀燕國幽并七  
州諸軍事徐兖青州刺史康樂縣公綱紀告僭偽秦  
君臣吏士民夷等蓋聞天道好還允極於焉復秦人  
情助順豫動所以咸隨是以丹浦徂征格有苗於舜  
禹白登遇伏殺郅支者宣元方我后中天而興宜君



子見幾而作茲故騰檄開示大恩惟皇晉之首基當  
爰劉之末造拯中原於涿水出烝民於沸羹高祖始  
基推配天之后稷武王受禪稽叶帝之重華靈旗一  
指而服巴庸戎車再駕而平吳會鑄劍戟為農器四  
郊惟雞犬之間包干戈以虎皮萬里無風塵之警有  
生交得其養含靈咸遂其初父老猶存郡國仍在苟  
求其故可得而言由藩服之不王致蠻夷之猾夏二  
聖蒙塵于外一龍浮渡而南赤縣神州遂陸沉於異  
城黃童白髮為沙化于匪民亡者僂辱於強胡生者  
僑流於異縣丘壘俱發女婦為俘矐然顧之潛烏出

涕咤嗟爾余有衆夫豈不懷蠢茲以羗敢干五畧僭竊壘  
綬者三紀恣睢塗炭者八州符堅欺天蔑神弑君篡  
國大為不道貪得無厭謂丕圖可以詐力求而正言  
惟以疆辯屈九鼎神器折鉤喙之可為萬里長江投  
馬箠之能渡豕食薦臻於蜀漢蛩跳斯及於渦淝饗  
養貪而食既其身終然至足工倂巧而嚙乎其指後  
也噬臍虐用其民不遺餘力忘股粟於昆陽之水而  
頭觸於不周之山天誅所加王師無戰前徒倒戈而  
血流於淮甸朋家作仇而首折於五將不實何人敢  
紀其叙前奉頭之遠竄因搖尾而乞憐朝廷洗其宿



愆詔書開以生路方仰枋頭之食旋興谷口之師忘  
我生成極其狂僭為人臣所共怒固天地所不容朽  
壤山崩群陰冰釋弔民伐罪茲也其時擊鼓用兵或  
云敢侮今皇帝無忘怨耻不敢康寧傷赤子之非辜  
痛先陵之闕奉投此機也將一洗之綱紀肅將皇威  
誓清天色背水之後嘗與行間元戎啟行誤膺委寄  
言念中州之黔首無非先帝之舊臣自染羶葷為之  
脅息昔也服乘於牛馬已而驅役於犬羊地厚天高  
故當無告日暮途遠將安適歸政比虜將亡之時真  
我武維揚之會猛將霆擊列士星馳夔鼓轟天龍旗

夾日右拒橫飛於白馬左甄直搗於礪礮期以甲子  
之朝會于商牧之野人百其勇寧湯火之在前誠一  
其心誠金石之斯貫其出以律惟克在和以此攻城  
何城不拔以此制敵何敵之堅屬當胡運之衰已有  
敵崩之勢彼既腹心內潰郊邑外分鮮卑陸梁素頭  
為梗關輔淪于大盜秦涼裂於叛臣號令所行城關  
猶阻空于懸罄之室蟬腹何以知春行逢冒鐵之車  
蛙臂應難拒轍賊既見不及遠衆將謀之不從匈奴  
五分昧法呼韓之朝漢越人三勝尚求勾踐之存吳  
人情積阻既深逆虜犇亡何暇定支於垓下分而頭



愆詔書開以生路方仰枋頭之食旋興谷口之師忘  
我生成極其狂僭為人臣所共怒固天地所不容朽  
壤山崩群陰冰釋弔民伐罪茲也其時擊鼓用兵或  
云散侮今皇帝無忘怨耻不敢康寧傷赤子之非辜  
痛先陵之闕奉投此機也將一洗之綱紀肅將皇威  
誓清天邑背水之後嘗與行間元戎啟行誤膺委寄  
言念中州之黔首無非先帝之舊臣自染羶葷為之  
脅息昔也服乘於牛馬已而驅役於犬羊地厚天高  
故當無告日暮途遠將安適歸政比虜將亡之時真  
我武維揚之會猛將霆擊列士星馳夔鼓轟天龍旗

夾 俠日右拒橫飛於白馬左甄直搗於礪礮期以甲子  
之朝會于商牧之野人百其勇寧湯火之在前誠一  
其心誠金石之斯貫其出以律惟克在和以此攻城  
何城不拔以此制敵何敵之堅厲當胡運之衰已有  
敵崩之勢彼既腹心內潰郊邑外分鮮卑陸梁素頭  
為梗闕輔淪于大盜秦涼裂於叛臣號令所行城關  
猶阻空于懸罄之室蟬腹何以知春行逆冒鐵之車  
蛙臂應難拒轍賊既見不及遠眾將謀之不從匈奴  
五分昧法呼韓之朝漢越人三勝尚求勾踐之存吳  
人情積阻既深逆虜奔亡何暇定支於垓下分而頭



達家先三字好有德  
義故以字修

懸於藁街繫爾生靈當知逆順見義而動惟德之從  
無或昏迷以干大僇且正誼自有所立而大節要有  
所存殺身匪難成仁蓋寡城門之軌兩馬之力奚勝  
大廈將顛一木之支何事惟智者惟能轉禍為福達  
幾先乃以去危就安寧若父師存祭器之為重無為  
召忽徒溝瀆之自經且以符堅之強加以符融之佐  
億兆為之徒御百二為之山河犯順而行一軼不振  
我無遺鏃之費彼惟滅頂之凶不以敗亡之餘逼憑  
憑之寇王師討子有罪義故懷吾舊恩忽焉而忘昭  
然之理不能飄然自歸上方待以不死有如執迷罔

覺負固不悛自當極吾兵鋒利惟自擇監不在前夷  
厥宮廟若次之燬玉石是以俱焚如燎之揚揚蘭艾為  
之同燼不當其咎人則何辜有能執不款從反城效  
順投兵而下殺虜而降顯有王功具如臺格無以羗  
戎種落與其宗戚柄臣但能慕義來歸並當推心撫  
納勲著之賞胡漢同科師行纖芥有誅人其按堵如  
故彼日之敵斯言不欺嗟咨大晉之故封精思莫府  
之申令匪徒行於國討寔自報其私讎用夏變夷莫  
如今日捨逆取順亦有聲名將共效於升平其勉思  
於長竿檄至如章



贊

八陣圖贊

八陣圖蜀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之作所也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在高平者自鄜道元已言傾褫難識識在廣都者隆土為魁基在江右石四門二百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俱立陣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三十在魚復者因江為執積石憑流前蔽壁門後依却月縱橫皆八魁間二丈偃月內面九六鱗差廣都舊無聞焉惟見於李膺益州記其言

魁行皆八財舉其半趙抃成都記稱耆之老說以為江右石兵數魁應六十四卦則知兩陣二首之意以體乾坤門戶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陣居平地束於門壁營陣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蘊魚復陣於江路因水成形七八以為經九六以為緯體方於八陣形圓於却月壁門可以觀營陣之制却月可以識奇正之變故雖長江東注夏流湍駛駛轟雷奔馬不足以擬其勢回山捲石不足以言其怒峩峩八陣寔瀨其衝于石拳如灘沙攸積而歷年千數未嘗回撓隱若敵國屹然長城故桓溫以為常山之蛇杜甫偉其江流而石



不轉也若夫四頭八尾隅落鈎連隊陣相容觸處為首則廣魚復之圖其法皆八陣也居則修諸壁壘出則備其行陣雖有奇正之變一生於正而已李興不在孫吳之頌端有以焉先王寓兵於農而居之以丘井折衝尊俎而舞之以行綴經國有途軌之制畫野有鄉遂之法文事武備未始判為二途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顯仁而藏用爾在易先天之象天圓而地方八卦相重皆六十四陰陽相錯剛柔相交而天文地理備焉先天之文愚於八陣見之矣八陣之作寧武侯私智自營之乎風后握奇有天地風雲

龍鳥蛇虎之名此八卦之象也漢法大司馬常以立秋月斬牲祠白帝肆孫吳六十四陣則六十四卦之象也中興罷郡國都勢而陣勢浸亡非有王佐之才明於天人之奧則八陣之變化其誰能嗣興之愚以為八陣之施非徒教戰而已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非虛言也至於洞當中黃龍騰鳥飛折衝禽翼握機衡陣之法本諸孫武方圓牝牡衛方罟置車輪鴈行之制唐人裴緒之論非無所起六十四陣之變其出也亡窮知此八名特八陣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於四千九十有六奇正相準庸可



盡名之乎觀古或人敬為之贊曰

堂堂八陣法地之維經緯從衡端如置碁左右有行  
後先有列錯綜相成鈎連互設孰知其首孰測其端  
直道如繩循如象環八八相乘陣間容陣在翼斯張  
在前斯奮陣形維八天七攸存回轅轉隊虛實斯分  
亦有握竒列于陣後翁闔闔乾坤混融六九風雲天地  
體則陰陽虎蟠蛇旄龍旗鳥章竒正相生方圓遞出  
混沌紛紜杳冥恍忽其闢無方其闔有儀幽若鬼神  
夫誰知之轅門之設寔司啟闕無鍵而觀視之孔易  
行而為陣居則為營堅重如山能疾而輕我則通途

平平坦坦致敵天羅莫知邁返顯允武侯經之營之

阿衡天漢以作六師君子所為衆人不識曰易勝哉

七擒孟獲先王體國立田本兵干戚之容易有八卦

洪范九章天道昭昭曰惟典常在帝有熊其臣風后

爰作握竒蚩尤是討六十四陣演自孫吳豈其妄作

文本河圖三代往矣漢隳都肆誰其興之天啟明智

惟此武侯器宏管樂龍隱隆中雲蒸在蜀先王遺法

尚克興之漢家餘業豈不成之營頭下墜蒼蒼巨測

心服竒才歎興勅敵廣都之壘雲守儲胥匪石凌江

丘陵屹如甘棠古木尚云勿敗此道之存其何能壞



率然之地無頭無尾易象先天於乎不已

頌

兪山頌 兪山載籍多云在淮南今以會稽山記為正

兪山頌禹也粵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帝曰來汝禹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汝作司空往平水土時承厥考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兪汝往哉禹乃誕敷下土思蓋前人之愆娶于兪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時弗子三過其門不入惟荒度土功四隩既宅九州攸同帝耄期倦于勤乃命以位正月上

日受命于神宗禹乃會群后南巡狩于兪山柴望考功修五玉三帛贄萬國咸事惟時封隅弗格時則有大刑禹曰咨爾四岳群后咸聽朕言防風氏怙厥修軀弗迪訓典乃昏迷不恭底天之咎惟時奉將天罰朕用傷哉汝創若時無若防風之後至厥身縱九畝罔逃于予刑懋戒哉群后拜手稽首曰王命休哉百工播告禹之功歌兪山作以作頌其頌曰

玉帛爰爰徒御闐闐大同溥天會于兪山兪山有禪神祇是格是燕苴稽蒲車夏王惟見夏王時守兪山之道玉佩衝衝和鑿載好我宮我卑我朝孔



時載旃載旗以莫不來向服要荒十千其后冠劍  
我我咸拜稽首天子命之會考乃功冕服衣裳美  
哉爾庸兮矢斯張戎車既旆射御不違我田我的  
其私其縱公豨爰獻於

惟燕爾勳爾庸于以圖之弗至弗虔天子誅之匪  
其爾圖惟德之殊匪其爾誅淪胥以鋪於皇夏后  
克明明德立我烝民播時稼穡有截龍門惟已開  
之泮水襄陵如已推之娶于兪山辛壬癸甲三越  
家門子呱弗答九州攸同天子之蹤不介不鱗民  
思禹功况况揚舟濟彼江浦有鑠黃龍俠舟以舞

封嶠之守匪易匪于王命夷之其骨專車彼獸而  
馴若神而睛受職靡時曷維其大於惟我后克儉  
克勤兪山孔高其命維新節彼兪山我王載考上  
帝臨之永錫難老我王時邁說于兪山惟石巖巖  
億萬有年我后勤民匪窮蹄轍迹惟兪山之壽與  
昊天無極

平狄頌秦體

皇帝紹興齊有一年聿修文德禮制修明山川鬼神  
罔不昭假樂天含垢惠康有民施及蠻貊蠢爾女貞  
恹虐無已敢為殘賊騁其臣僕奸求越度以顯凶悞



皇帝仁聖貸不加誅滲滲然休澤乃敢不悛厥心蚩  
跳贖嗽是興兵草東航滄海西陵蜀漢憑淮之宅犬  
羊是率度劉是肆罔遺餘力剡精別孕藉駘台耆害  
及弱息覆侵王畧列州十五震驚八極皇帝瘳怒曰  
惟汝亮而惟此極朕承天休命子畜元元奉天行殛  
天塹斯憑鏃無遺矢靡舂矛戟狂奴左計自西徂東  
天奪之魄風師借便混漭滄茫戈舡既克靈旗警夜  
弋陽內潰明神效職女貞之旅莫不疾視乃心萬億  
前徒倒戈中堅靡抗罪人斯得虜騎如雲其鼓如霆  
渙然水釋三公列將咸拜稽首曰惟我皇帝曰順天

之則受天之福天戈所指獨夫自踣戎兵不戰屈茲  
醜類匪臣之力昔謝安有淮淝之捷功不遂就為萬  
世所惜今天威旁闡願極其鋒定我王國皇帝惻隱  
曰此狂胡畢天之命朕心有盡嗟爾將士乘是吉幾  
勉揚爾職刷耻明功平金之亂虎龍而翼神州黔首  
思稟文告覃于九域飛將拱手曰毋多戕以惠南北  
小臣作頌歌詠神功請攻鐫樂石

銘

廣湯盤銘

惟高王克新厥德既新革夏命作民新辟乃惟新厥



度改正朔易服章異器械新民賦聽布新政于四方  
爰開新意銘于饗餼靖之樂庸昭示爾後人尚無忘  
于茲新德肆興居食息無違新訓之行惟啟迪于亡  
窮乃亦新新其罔怠史臣闡明王之誨用敷廣于新  
銘銘曰

惟武湯新版大命作民神主器非求舊一新斯矩  
新作時盤以薦以嘗以茲浴身敬哉勿忘惟此彝  
器規圓合天厥度惟新其法乾坤德日新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時惟新德之全全德之新新亦不  
已有皇上帝由來無止下民之欲喜新厭故我有

新新無疆無數於乎立王罔違終日食于以時新  
作新民極沐有禪冠浴者振衣百度其新方圓孔  
時無怠于勤新乃常存有荒于怠惟新之害我有  
典則新以行之我有精誠新以明之昊天曰高新  
乃時倬博如后地新惟其至人熙于學新以時成  
新潔維清新道亶明豈無過咎自新何有戒之戒  
之非新胡守自彼夏桀民之云厥禹為之祖而不  
逃于淪墊凡百君子匪新勿安曷用新之食視爾  
盤

### 商輅銘



湯既勝夏復歸于亳乃變服殊號肇新儀物皇天降命厥有山車之祥王用因夏鈎車作商大輅棄根不採用成乃質繁纓一就用簡乃文駕車結旌紫幃越席于以昭儉章德用郊見于神天王朝入于路門在賓階面王乘不式諸侯不賜惟曰王之正乘庸以養禮辨名肆厥后世王越厥萬世雖有作者固或于茲路之加聞君子之為邦亦曰惟茲商輅是乘是取大史式垂厥範銘于路之旂常銘曰

於帝皇天有嚴降命睠爾立王徃徂求定武王昭鑒山出器車代夏作商儀章以殊乃作路車名昭

路寢王曰於乎我乘我慄郊于饗帝敬而無式秩秩威儀維民之則彼乘者鈎匪攻自曲彼飾者文匪彫自木豈曰無文維金之根豈曰無採維材之矯席有結草建有結旌亦有王章一就繁纓人悅其華我崇其質德之攸行匪車無出宿在車下乘而依衡四牡既均我車彭彭豈無彤車用駕白馬載好和鸞錚錚步武王綏爾成百王爰法曷不肅雖王軌車軋於乎車僕轍眎爾前無覆無積王道平平夏后履癸駕車以人六轡沃弓如宗以淪銘于太常用昭儉素訓亦有言乘商之輅



周鼎銘

惟七年成王使召公卜宅洛邑厥三月公既得告卜  
周公至於新邑營以王命戒定九鼎于邲鄆攸居周  
公拜手稽首曰孺子王矣惟先王格天新命肆天王  
惟末命而承我乃誕居大鼎于茲洛予惟卜年七百  
載三惟十其世王其丕承皇天休命將茲大寶寶毋愆  
于敬亦毋荒于卜王拜手稽首曰皇天顯宅我周家  
敷用命于公誠卜我不知守器之說公其誨我惟予  
冲于惕息惟公安命其承周公若曰我聞曰在昔禹  
平水土輸金九牧選方寫物命蜚廉氏司金考視于

荆山鑄鼎昆吾模其周州域肆山靈川澤靈神物恠之  
名形罔或不備無俾民迷惟賜饗于上帝鬼神無有  
弗格用協于四方上下克承天休越厥世後王啟承  
先人丕緒命使史翁乙難稽筮兆于元龜厥灼匪焦惟  
形四方其足史翁乙難獻卜兆惟不舉攸藏亦罔惟  
遷徙攸行繇乃白雲其霽時尚一南一北一西一東  
是將三國之遷罔或不由茲時王休德越自輕于后  
桀俘厥有商肆王受之淫昏時則我先王文武是遷  
是寶周公曰烏乎王其大無輕茲器時乃知吉凶興  
滅能行能息盈匪于汲匪沸于烹象有長形竊曲饗



養工倭戒厥形于指足王其尚監茲空南罔違時三  
德之行鼎緣德亂惟輕亦惟休惟重王其敬哉王曰  
我公命矣迨周王遷國于東越蠡若蠻荆鼎之重輕  
是問厥世奸王度亦萌求分器之辭或營于少海華  
亭儻勤王之是覬雖鼎屬有周其震亦無惟秦氏之  
遷宋太丘之社亡鼎則淪于淮泗史乃考終原始勤  
時周鼎之銘銘曰

景命惟周世有烈王作邑于伊遷器于商其器伊  
何夏王之鼎鼎命惟新王圖有永於爍神器儀度  
九州備物昭章九德惟修靡遁斯靈靡神斯怪億

兆惟人罔迷罔害有皇夏后功光九有上帝時歆  
受天之祐我周受之于彼殷商湯德伊那命不于  
常王謂太保宅是東都邾邾恢恢鼎器攸居周公  
時邁天龜受卜三十其君祚天景福錚鏘大寶夏  
后作之我王至止烝嘗淪之豈爾荆蠻敢規分器  
輕重誰詢誕誇鈎喙暉臺表海曾是王征八億萬  
夫然莫之勝相彼力矣鼎微而重惟其德矣匪湘  
之用命于三晉震彼京周豈伊異人維繫之興兵  
社斯亡鼎淪于水不僭維天曷銷曷以史難忱卜  
三姓斯遷顯允三王治易烹鮮時輕時重時器之



神不自于天惟時大君周邦云季七雄舉鼎折脅  
惟秦靡扛靡騁王綱弛係言棄侯邦逆命惟回寧  
是適從三王咸寶器非其寶玉鉉金相載新載好  
為是之銘鏡于寶器匪周室攸居傳夏商之世

晉白虎樽銘

臣請儀禮觀周天子朝饗之制樽罍鼎俎各有常物  
張筵設席各有常處至於儀物之用彝器之飾未始  
不致意焉後王代興禮隨世變威儀三百未必皆先  
王之舊經常之制雖百世不能改也按晉泰始元會  
儀皇帝御太極殿殿東有樽飾樽蓋以白虎群臣進

獻忠進直者酌樽酒以飲之本志所謂白獸樽也聞  
之陶唐眎朝旌懸進善有虞廣聽鼓鳴敢諫鴻惟大  
晉纘禹之蹟好是正直比德虞唐講禮昭文有光犧  
象不銘斯義揭示方來則何以昭晉德之隆垂無窮  
之範也史臣敢揚大訓百邦稽首而為之銘銘曰

上天明明照臨下土作之君師以綏萬寓巍巍在  
上四方其風廣聽遐納允惟厥中於皇我晉纘承  
天極正月初元百神受職乃飾禮御陳此獸樽誰  
其發之正辭謹言其獸伊何西方之仁其狀伊何  
倍尾參身不踐其青不茹其生周南台南王功爾



成於穆文王武皇似之厥應騶虞惟今有之匪鱗  
之逆觸之何怒豈無威嚴孰施牙距禮樽是飾仁  
為之蓋酌而嘗之體其固害惟昔商周禮陳犧象  
亦如斯樽共惟世仰彼軺之設堯銘進善伐鼓齎  
齎舜聞敢諫於惟我后匪謝虞唐禮器交施招納  
無方豈無杜舉揚解平公嬰撤齊樽斯其靡同咸  
寧之定儀度孔明孰有不龔盜啟升平正言之入  
人臣有艱雷霆之威曾何敢匪臣斯直君君有其  
仁虛以受之交誠以伸逆于汝心必稽于道啟沃  
之行亦孔之好上下之交不通曰否人情孔膠弗

間乃靡虎樽之設匪以為文以發榮光以來告君  
我刻銘詩用戒元首百爾事人酌此樽酒

### 天閨銘

天閨在怡亭之步殊亭之側歎然巖岫瘞于汙沙日  
者漫叟泉明放于石門之下窪樽極飲共反淳元而  
失此於步武之間直若有待而然者紹興春季卒已  
走行江許得石於顧指中挾壤淘沙有門天啟易稱  
剛健而不陷須于沙衍在中也此閨其似之故必走  
而後出為作天閨之銘銘曰

天閨何許澄江之澣厥首惟圓有方其下不鑿不



攻圭竇嵌空其誰知之狂生脊東其誰為之黔羸  
化工怡亭在上殊亭在側我思古人伊誰允得窪  
樽有修石門有目豈如吾閨洞天匪局好古其誰  
何莫由之有全混沌穿烏豈而誰也淳澆不恆不  
求有天者閨於烏逍遙即石鐫銘以警來游

無文碑陰銘

公處東山如蒼生何公擾桓公執柯伐柯內舉忘親  
隄橫決河澹然遺之東山我研我然臨之如陵如阿  
宛其死矣群醜莫叱十字惟碑胡勒之磨烏乎蒼生  
將如公何

初文靖謝公從桓溫辟沈嵩尤之曰人言卿不出  
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如卿何及溫有反謀符堅  
擁百萬寇臨淝水勢皆足以舉晉而公談笑却之  
追師涉河公以無祿晉亦從此瘁矣時人無能行  
形容公德寔乃有碑無文蒼生今亦如卿何非虛  
語也恨無孔子書十字以表其墓使沈嵩之言遂  
為世口實然亦不足為公累矣為反其語將銘諸  
碑陰

安齋陳全甫作而居之薛季宣隸而銘之銘曰  
有天有淵飛躍為魚安之安之生民保居天之產民



罔不大安有安之安皇唐有烏循物之安安用不集  
非安惟安搖搖岌岌安乎安乎大安不敵有懷者居  
安其豈而子有精廬齋居以安安其安哉神天將子  
可

器物十四銘

書几銘

惟道惟宜惟新是師未合者思去邪勿疑

書篋銘

學問身藏用則儒不能緇帙能佇儲

研銘

剛方正潤磨而不磷凹凸無庸不安則震

墨銘

膠煤相得以成其德研幾惟玄母污白

筆銘

一言非駟莫追寫之不得永瑕玼心正筆正筆法哉

枕銘

無思無為則高枕是宜通管不寐心如之何

衾銘

布之絲之稱心為之卷之衣之與時宜之

床銘



惟其平兮據之安兮其反側兮何以息兮

帳銘

微此蔽形徒飽蚊蚋微此自蔽風乎四至

屏銘

體則大受風者會不後其藩將必為身害

門銘

潭潭室廬門居孔道闢兮闔兮乾坤可攸口兮法兮  
興戎出好是謂樞機毋然草草

冠銘

身之文冠其首冠者不端文昌有

劍銘

剛有折斷之在決伊擊刺之利匪丈夫之烈

食器銘

不耕而食是謂蟲賊胡自異焉修代耕之德

箴

周庭燎箴

秋官司桓氏掌以夫遂取火于日邦之大事共黃燭  
庭燎甸師役之共庭燎之薪蒸凡庭燎之差五百公  
五十侯伯子男同三十凡賓客之燕庶子執燭於阼  
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為



大燭於門外允燭用麻樵荆樵庭曰庭燎門曰門燎以明賓客之出入諸臣來朝之夜入者亦如之惟昔周先正文公制天子眡朝之禮厥明有司設燎于庭俟雞人呼旦以器百官鑄師擊鼓告旦后夫人鳴佩以出王乃即于外朝肆宣王怠荒于厥初雞人曠官弗寘王用宴朝晚起晨不出于房厥後聞姜后之規王是用欽畏惟設庭燎問朝于夜之央王亦浸服于彝常越聽朝于昧旦詩人懼王心之慢美庭燎以歲之其箴曰

考禮惟周光于四表我客來朝王庭燎有其燎維何維菁伊荆自堂徂門自階徂庭苾苾明明用明明德昭厥其常儀用不忒司烜維人共日之火役于甸師以昭斧座燕則于宵朝惟昧爽厥有中庸曾或之罔王即于朝鷄人司期問夜如何寧莫之為惟昔后姜規用于燕朝之云晏而釋其筭瑱黜允我王亶侯見遠克勤克敬夜央曰晚我王曰共惟德之中夜鄉斯晨朝儀有融惟辟備官時厥有常無怠無荒邦家之光庭燎之燎用惟其理黽勉我王敬維終始惟茲庭燎惟日之精以辨等威以察宮庭萬邦之章予以彰之諸侯來庭予以明之逮



其季末侯伯專征惟百之燎擬灼于庭夏后勤民  
厥宗履癸三旬不出而夏臺是圮阿衡之燬帝乙  
成高忘甲子之為出而王受以速亡是故明乎內  
者必昭乎外始于勤者或終于怠細而罔害亦孔  
之大燎之方揚亦孔之章夫明不可不遠業可不  
不勤烜臣司庭敢告寺人

周永巷箴

惟宣王受命嗣周家大厯服始率王慵怠于勤早息  
晏朝寢荒于厥度臣后咸諫王愾未克改宣后晨起  
出于房褫簪珥囚服永巷命姻博通辭于王曰嗚呼

德無常保存于克勤邦亡常安危于殆荒勤厥德有  
天位不勤厥政天命乃移丕顯我烈祖文王造邦自  
西夏克虔共祗畏修后稷公劉之業不遑暇日郎康  
功思功惠康小民不敢自暇自逸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皇天降監用集大命于我有周肆成  
王幼冲紹統不知稼穡之艱難周公作無逸稱殷王  
越我太王季文王之事王克自寅畏厥令稱明后  
惟成王今王繼汾王之業遭家不造危如懸石之綸  
業業兢兢自宵至于明不寐庸聽朝于庭燎亦惟曰  
殆哉今王其如台乃晝居于內肆鼓師告旦猶弗越



于宮闈茲惟妾墮敬于身淫心外見用沉溺我有命  
棄周禮于昌朝忘勤之德爰示民以內好周邦岌岌  
幾不至於忘烏乎戒哉我聞曰惟色之好其流必奢  
奢樂困窮我興受其亂亂原之自發于婢子之身今  
王其命之妾敢逃其罪王拜手稽首曰余一人不勤  
于德寔自生過過惟自作我后伊何今貽我賢后之  
憂余敬用祇懼惟王后反初服我自今日新后拜手  
稽首曰令王命矣妾其俟旦于明星女史書王后之  
言用述箴于永巷

粵惟古初明王作制畫即于朝宵居于內朝以問  
政內以就安出入惟時曰于敬天惟昔先正周有  
文公爰作朝儀以節不中難人司晨鼓師戒旦王  
于出朝不共曰晏寅餞納日燭炳王歸銀環迭進  
女職不違陰教之修禮成道至民有攸儀德用不  
匱三后在天寔基周命周南台南發之歌詠思齊  
思媚亦嗣徽音參十亂臣績武詒今如何我王忘  
祖之烈東方明矣怠而不出無朝無夜耽樂于旁  
簡禮酣眠瀆于色荒永惟姜后共德之行永巷脫  
簪聞辜于王后曰烏乎淫端我見不曰雞鳴醜王  
于燕王拜稽首后言孔昌膏肓疾箴敬哉不忘勉



勉王后則惟良偶勤于庭燎以<sup>况</sup>九有不家于非  
不愆于儀為周世宗今王是宜於乎永巷在王之  
宮戒爾後人眦此德風莫昭燕私莫聞鼓鐘闐闐  
之容萬民式從好移其內德哀于外惟其財之物  
不兩大婦人之悅近而非遠蔽于一方俾予正反  
奢淫驕嫉交敗王綱女言是聽無或不亡母曰宮  
中四方攸同母曰吾內王人無外乾剛坤靜諸侯  
井井一急于常其傷必永允百君子敬之敬之曾  
是云怠大命以敬<sup>改</sup>在后末喜臣莫不憎坐膝王朝  
而夏家乃傾王即內淫樂沙丘對于妲己而懸頭

二白之旗殷監不遠近有先王史妾司言散告執  
方

### 漢宣室箴

惟古盛帝明王統天御極必有尊嚴之居以禮神受  
福布政施教致敬龔日躋之意是故法官受朝便坐  
決事齊明退息各有常處陶唐衢室周人明堂之太  
室皆其處也漢興承弱周暴秦之後禮經灰滅侈過  
天高<sup>道</sup>高皇帝盪夷凶懟惟日不足至於禮文之事未  
暇講也宮室制度皆仍塞都之舊惟七年上行幸關  
東丞相鄒侯何守始作未央宮于長安前殿之北營



宣室殿以為帝者之正處漢制非法度之政不得入  
焉孝文皇帝常受攝事太祠還致福釐於此感鬼神  
之事前席賈誼而問鬼神之本上自謂不及也孝宣  
皇帝盡心庶獄常以季秋後受獻時齋居決事當時  
刑獄稱平益州刺史王襄使才士王褒作中和樂職  
宣布之詩選童子何武楊福衆等傳習歌頌上方求  
通達茂異時乃召見武等曰此盛德之事朕何足以  
當之孝成皇帝鴻嘉時舉敦樸能直言士王嘉等皆  
得宣室召見對政事得失中間孝武皇帝不忍親親  
之思為上姑館陶公主置酒詔謁者引內主所近幸

董鄧郎東方朔辟戟而諫上為稱善曰止偃罷由是  
日哀宣室之居其為當時尊嚴如此臣愚末學切慕  
虞人之旨感商辛王莽之敗上箴宣室思補盛漢之  
闕政云

自古在昔惟辟奉公乃立明庭以臨八埏朝居有  
堂燕居有室各有攸宜用屆誠一上帝是承諸侯  
是程百官是成兆民是聽以立我九經以式我典  
刑蠢蠕有生靡有感不令在帝陶唐明室以詢高  
拱無為端嚴若神亦遠其居垂衣而治其仁則天  
罔有不被於穆神漢續堯之緒上棟下宇以蔽風



雨乃作路寢曰于未央宣室渠渠寔惟北堂惟時  
孝文禮祠天地肅肅皇皇受釐寅畏履帝敏武問  
于儒臣謙光昭灼探頤窮神孝宣明刑兩辭之邨  
奏讞凌秋志心齊壹中和之頌曲度洪纖乃謝歌  
僮為挹謙謙有嚴二后宗道亶明必世而仁中天  
以興中策弗度恩親掩義路寢王宮而樽壘是寘  
始驕越度敢見嬖臣降于天子為之主賓陞郎曰  
朔執戟是何正厥三罪匪回匪阿明明世宗如流  
聽納三十金之云賜而董君以不荅危言之至受  
之不宜受而不盡臣為惜之鴻喜直言致相新甫

過涉雖凶匪躬之故惟此便室漢家法宮政教之  
施曰常曰中敬厥幾微民乃攸儀一毫之失弊將  
泉溢無樂無非其過將危無曰無害其蓄必大蝥  
陋隄顛心豎石穿淫亂之漸篡奪生焉國之興亡  
一言而決無安不危無剛不折竊位亡新孰辟于  
天受為瓊室而傾宗隕元魏魏帝居其門四達侍  
臣司宮敢告執法

### 閭室箴

謂天蓋高心實繁繫余余心歎焉天其反夫夫匪天則靈  
惟心之明有感予累奚其為自成卓彼先聖窮神至



命其道奚先孰先致敬敬以誠身胡為不仁德凝道  
至何羞乎虞君惟安而行之乃克有勲四知或畏焉  
將恐離其真不欺乃室斯不愧屋漏敢處告于夫君  
走嘗聞諸師曰心者天之體也有諸中斯必見諸外  
動乎心所以感乎天也君子盡其敬以盡心安之為  
貴一日心正視舜為何人哉因箴閤室以自警

耳目箴

遂古在昔先王建極聽有中聲視有常色各有攸職  
民用不忒在士不墨允殷商之季惡聲色之云惡而周  
薇以不食隘清雷首餓夫之斃而未為至德惟仲尼

父目示顏回禮躬是飭鳴梟毒虺稟天自性其何能  
易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不如仁身而自克耳官司聰  
目官司視敬以司存敢告宵臆

傳

袁先生傳

袁先生諱溉字道潔汝陰人也嘗舉進士免貢避地  
州西山中建炎初集鄉民為保聚與金人及群劫抗  
屢克其眾謀奉先生為主先生逃於金房山谷間王  
金州彥即其廬見之先生衣不掩脛與相應荅王就  
先生學李靖兵法先生謝不告王怒欲脅取其學先



生轉徙山南時進士類試宣撫司其年會失陝右取  
士以百數而應者過百人或勸之就試求官先生曰  
官不可苟求也移居富順監先生初從二程先生學  
聞蜀薛先生名富順鄰家薛翁以膏香自給其子晨  
以香出父則掩關待之子莫而歸因不復事鄰里莫  
詳其趨步先生疑其薛先生也具刺謁之薛翁慢罵  
不應先生固已疑之矣間日再往又不得前於是積  
日屢造其門薛翁喜而見之先生與之語不對再見  
談古今百氏又不得一言三見縱論六經薛翁才有  
喜色曰子學已博然寡要夫經所以載道而言所以

明道何以多為先生曰如先生言吾心將以會道爾  
薛翁擊節稱善因以所學授之居月餘勸先生出關  
薛翁因亦適去先生自聞薛先生道所為益純粹近  
古其出關至夏口岳開府飛必欲延至幕下先生一  
見而出不辭而行語所知曰岳公武人而泥古幕府  
無圓機之士難乎免矣未幾而及難先生因家荊州  
往來夷陵秭歸諸郡與士夫言必稱善悅其旨意然  
後和之循循然人知其厚德君子也孫秘閣汝翼帥  
荆渚延先生至府舍俄先生告去過表弟虞於公安  
以書寄謝孫曰既不出此旬矣公於既厚恨不能為



公一言病革二聖寺僧問於床下先生曰佛家以死  
生為一大事誰謂當蹈其常因戲作釋氏言示之曰  
非吾事也棄之而歿時年七十寺僧為之歛葬無男  
二女子尚少公安鼎令詔為嫁之先生學士六經百  
氏下至博奕小數方術兵書無所不通誦習其言略  
皆上口於易禮說尤邃未嘗輕以示人樂善孜孜蓋  
天性然也自將家下峽其餽粥蓋不繼家書祭器間  
閑常以自隨貧居以小學教授童蒙其生父以妾為  
配先生即日謝去與王樞密庶故善王家有伊洛遺  
書先生欲傳未能俄而王歿先生不遠千里從其諸

子傳錄書畢遽行會羅織獄興掩捕王氏家人賓客  
幾傳之死先生居夷陵郡郭一旦徙家舟中其夕夷  
陵災首焚先生居處紹興癸酉歲先生在江陵得疾  
如中風四支不仁殆甚人為憂慮先生曰此無傷也  
遷居村舍踰月而愈或問之鑿道先生以古語告曰  
所謂存神與氣氣與神會自然周流本無偏滯者我  
能身行之耳由是荆人頗神其事初靖康後天下兵  
荒甫起先生家為汝陰盛族嘗有客過其舍先生察  
其狀貌有異白諸父曰客姦人也徙家人避之是夜  
客以寇來遂與鄉社義兵鬪死後眾欲據前山為保



先生爭之不聽獨將妻子聚保山後已而前山果沒  
金人大至欲以萬眾攻山後營先生塢中兵不滿千  
召其眾計曰虜則勢盛吾知數術保以一箭破之其  
夕虜砦山阿先生使數十人各執鼓燧如四山伏約  
虜軍譟擾燔山擊鼓為應有談經客愚甚先生激使  
為虜裝竊虜號入宿虜酋帳下以二矢授曰夜中發  
矢而竄客如先生計惟怯僅能發箭虜營驚亂顧見  
火光並起鼓聲四合因潰自相攻殺數百人為不敢  
復至有潰兵虜掠過營下先生伏數十鼓持礮木道  
旁俟因據險拒却之賊還以夜中過伏所礮木亂下

鼓聲震天賦賊遂大崩擒殺大半先生文武才用大畧  
多此類疏其大者于篇

甌浦薛某曰走述袁先生傳觀其從薛隱君學師  
弟子授受相予之際何其嚴且約也俗薄久矣聖  
人之學不可復見走於先生焉取焉初外舅秘閣  
鎮荊州走為書寫機宜文字嘗得於先生授教其  
所以為誘進者甚博嘗侍先生觀奕能為負碁易  
真數子以弱為強時奕者亦善於碁拱手稱歎外  
舅強先生奕則曰先生嘗以奕為廢事所不忍違  
又嘗聞先生言蓋嘗以所學纂一文字凡四類曰



理曰義曰事其一今忘之矣走從問義理之辨先生曰學者當自求之他人之言善非吾有走請終身誦服斯語已歸而聞先生計求其書不復得嗚呼若先生者可謂君子儒矣言行文章皆足為世楷式百不施一卒以窮死哀哉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二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三

箋行狀誌銘

箋

先大夫行狀

君諱徽言字德老世為永嘉人曾祖元禮祖庠皆不仕

季宣謹按朝散郎鄒極撰我曾祖墓誌曰其先世家河東漢平元始間有曰丕者渡江寓毗陵後有辟地福唐長谿者又徙永嘉君其裔也墓誌敘述先世其闕略與譜牒同而伯父侍制行狀云唐令



之補闕也後至公五世矣譜稱補闕後居長谿之  
廉材於永嘉房為伯祖以相參驗似不祇五世  
父強立少登科禮部侍郎鄒浩嘗以學官薦之歷州  
縣所至有聲清正恬退終全陵幕官

先祖字成翁歷吳縣主簿中都宜黃二縣令江寧  
府觀察推官累贈左光祿大夫嘗聞父兄長老言  
光祿為人短小精悍襟和裏剛宰劇有聲奉法不  
阿其上號石蓮長官恬澹工詩有舊居一篇花木  
蕭疎一徑深門前綠柳更森森一作陰旁人錯比陶  
潛宅澹泊仍無愛酒心先娶陳氏鄂州使君詵之

女封永嘉郡太夫人夫人四明大族初昏奩具華  
靡察光祿有不豫色而問之故光祿曰我儒子家  
觀卿調度非若吾家婦者夫人曰有是哉其歸遂  
能降志節約居貧若僚閨門肅睦非親無識面者  
而鄉人傳以為法訓責女婦必曰汝非薛七嫂乎  
七光祿君輩行也

從祖兄居實嘗為李宣言光祿宰宜黃時有小人不  
獲子子母去而遠遊者已而母經死比隣聞稱冤呼  
子聲不知傷子之不在共證其子實殺之光祿聞  
母枕中得縣人稱貸券帖獨疑其冤陽按其子使



人陰其縊母領中夜擲債家戶下微伺于旁債家  
晨起然香見巾識之唾曰冤家何以至此執問即  
臣殺母遠近歎服稱神明

君其季也少孤警穎先令人即世時方在襁褓比成  
童先中奉捐館舍

中奉令及先君葬時祖妣官封

獨獨與諸兄講學識慮已過人既長能自立力學刻  
刻苦窮晝夜弗懈遂博通經

先先君從文定胡公安國學有上胡侍讀咨目三  
三通在遺編別錄第一卷

再再舉登建炎二年進士第解補授南劍州司法會  
會車駕幸永嘉君以書謁中司趙公詠一時用事者  
者趙公大稱賞以國士期之

時時呂相頤浩柄國趙相鼎為中丞君以書趙相  
相立讀即卷而懷之曰公以諫臣望鼎何辭焉於  
於是促席歡語如舊相識趙相語及 太上光堯  
堯壽聖皇帝好學雖在戎馬常讀資治通鑑君曰  
曰書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誠能監古今成敗而  
而力行之天下大幸趙相愕曰久矣鼎之不聞是  
是言也既而趙相彈劾呂相之欲臣敵立御營使



使責諫臣事得太上褒語趙相謝曰三者非臣所  
編及溫士薛某為臣言之明白繳上其書見遺編  
第第二卷

俄俄移蹕會稽趙遷樞相力薦君蒙召對以強志勤  
勤政人君子小人為言頗合旨改左承奉郎克樞密  
密院計議官

西西府舊無計議有幹辦官朝廷將用先君以幹  
幹辦冗名非所以處天下士遂易名計議設官自  
自君始渡江之初邊障不立君請建立方鎮以固  
固羅落當時采納置鎮撫使於淮甸荆襄間疆場

場始有藩籬之限而江左之勢勢成或矣後併兩淮分  
分鎮置宣撫使君復請併上游以一其制置鎮并  
并上游置帥強志勤及論君子小人無劉並見遺

移編第三卷

踰踰年前用事者復當國君以一誠正侍之雖衝恨  
恨次骨欲中傷之終弗能也紹興二年議遣使君以  
以選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

呂呂相復入怨君之嘗議已也未有以發禁省須  
須紙錢四千浮費君執奏獲可因上遣君行視明  
明州湖田反命有詔選忠信不欺士循問風俗遂



遂復以君充選實欲去之  
性性明爽雖筮仕未久而疏通若素宦飽於更練者  
者既臨遣教奏詳明

時時宣諭五使皆給親札御實之歷使按舉必書  
又以太宗銘石之戒徧賜郡邑將發君上薛宣撰  
縣故事視縣劇易置令長請召郡縣政事有失  
於註誤而未正於法者財用有出於敷歛而未見  
於用者刑獄有過於平允而陷於深重者御史未  
至並許自陳改正惡心不悛雖寘死地可勿卹奏  
可御寶歷序在遺編第五卷跋尾語尤鯁切在第

九卷撰縣宥過劄于在第三卷  
入境布宣德意揭示教條檢覈吏姦無不契事機當  
人心者

約束榜牒在遺編第五卷

奏本路不便於民者十事乞委憲司覺察違戾

十事一曰戶口逃亡不為開落二曰產去稅存貧  
民受弊三曰秋苗受納巧取多門四曰高估官產  
吏私其利五曰人戶避役親在其居六曰鄉村聚  
徒教習律令七曰差役愆期科敷保正八曰公吏  
溢額作過多端九曰人戶陳狀科補助錢十曰開



剝死牛邀求百出印榜奏事在遺編第七卷且請岳飛綏定湖南及隣境給韓京營田免全州隸廣西節制乞選岳守與潭鼎腹背制么賊

江西湖南接壤盜賊出沒其間兩路追討之兵不相倚角以盜出界為盡己職故盜得視兩界緩急往來以騁君奏岳飛御軍嚴肅請以兩路盜賊併委之江賊彭鐵大就君請降岳掩其懈擊之大獲君悅表其功狀岳軍得以展其智力諸將所鄉鼓行盜用此戢時金州屬湖南廣西二路潭州益陽縣割入鼎州君奏罷之選岳守事見討楊么語中

乞委岳侯兩路盜賊給韓京營田奏在遺編第六卷岳侯破彭鐵大事論全州奏在第八卷益陽奏在第九卷

論柳道永桂陽丁米均敷見存一丁至石餘者并帶糴之弊

丁米前例口賦四斗均敷以承平丁帳科於亂後君既蠲其敷數遂奏計口之賦貧富一等富者寬裕貧者重困均之田畝則又偏苦上戶謂宜履畝分口羨之半以就均一寬貧下帶糴之米湖南一路舊有之名糴而未嘗給錢多或兼倍正賦州縣



受納必先糴而後租民不供命但能克糴而已常  
賦之入至一縣歲不迨三分者良民偏受其弊實  
無補於縣官君初難遽除之周詢其詳始班其禁  
又有和糴夫米并受納米樣斗斛紐耗倉例把筭  
擡斛斗面銷鈔之米水程裝綱糜費脚乘修籠夫  
米價錢戶帖及牛倒死買錯錢均敷黃麩麩引錢  
紬輕夏稅帖納陳狀補助錢等其它名數尚不一  
君奏州縣受納收耗與當遠而近輸者得收脚錢  
如條例餘一切罷之憲司糾違禁者丁米奏在遺  
編第七卷帶糴奏約束榜在第八卷放丁米罷受

納增收水脚錢榜在第九卷

時田荒糴貴命州縣量城市遠鄉道里朝暮可及者  
自近及遠區處賑糴由是糴價頓平濟惠甚溥咸戴  
上賜不以遐遺也且請存留漕司上供錢斛賑濟柳  
道桂陽三州罷營繕等費

諸州大饑在兵荒之後田萊不闢米價翔踴而二  
廣帥司閉糴且境耕牛出境一牛直錢百千且漕  
臣李弼孺初起上供帥司下潭全永州計置材植  
繕成府民不勝困君留上供錢斛不遣截支米二  
萬石裨常平義倉支濟及以封樁經制司銀三千



兩分昇州縣仍借諸司錢糴廣西米賑給通那省  
米借貸聽四等下戶十人為甲州為給據自至撥  
米州軍支請牒止過糴過牛營繕約飭諸縣括荒  
間田畝勸課富家開墾曉民生放種本收息官為  
催理又命上戶糴米接濟給曆籍其多寡高者免  
後其次免罪糴平田墾人不覺饑論過糴過牛請  
撥上供賑糴奏在遺編第六卷勸課奏在第七卷  
存留上供支米賑濟自刻三奏生放種本榜在第  
八卷罷帥司營繕奏諭民糴米榜在第九卷  
薦本路憲呂祉柳守趙不群全倅劉延年前衡倅趙

伯牛統制官吳錫等朝廷皆召用

呂祉為憲其治在衡州曹成寇迫州城祉毅然獨  
立指揮諸將防守寇不能犯它盜胡元奭等数千  
人所在出沒祉遣韓京討平之為政激揚清濁豪  
吏不敢為姦趙不群初宰章丘抗金虜數萬之眾  
其守柳也曹成起攸縣安仁間執安撫使向子綰  
徑薄城下郡人驚走殆盡不群率軍迎戰賊不敢  
前成後再至圍城不群拒守六晝夜出奇應變竟  
却之歲旱以馬料賦民播種身率僚吏減奉以濟  
貧民又省冗費犒軍因繕城壘民不知後棲壁屹



然君之支截上供繇不群發之也劉延年元祐名臣放之從子居鄉以孝友聞遭世艱難攜家族四十口轉徙江湖與共甘苦敏於政善應卒權興國軍賊率李勝擁徒數千稱迎奉神御等舟直抵其壘居於延年而去初靖康中有旨召對未赴既更世故不復自言趙伯牛通判衡州當孔彥舟變伯牛使人開諭一郡免於焚藝從平湖元奭再拒曹成有功又道倅鄭安恭元祐大臣雍之子紹興初曹成據州百餘日殺略慘酷十室九虛安恭攝郡能勞徠安輯之明年徭人大出安恭率眾討捕逼

逐山谷賊窮請命至言之食非其本心安恭戲當敵一人餘無所問諸峒稍知畏服祁陽令張登治最一路繼褚稹獎政之後兵火之餘登安集流離首與民約如是而催科如是而差役善良者處以是道強猾者治以是法民始疑而易之三月而信之五月而安之曹成受降而來一邑震恐登從容措畫不擾而濟大兵之後田政渾殺殺登刻意窮究推割分明吏畏其強民懷其惠提刑司檢法官文浩先知寧遠縣有循良稱安撫司統制官韓京朴忠善戰破柳賊李冬至度賊鍾超胡元奭等兵皆



數萬如孔彥舟餘黨及永興土寇王蓋天游寇賀潮等亦皆不減數千人君初議營田京率先請茶陵安仁二縣荒田耕種吳錫號吳野乂威名甚著徭人楊再興反攻圍武岡軍出沒八年為錫所破窮追數百里焚其廬落甚衆君為錄奏其事皆功見一時者薦呂祉章在遺編第六卷韓京趙不群文浩鄭安恭章在第七卷劉延年趙伯牛章在第九卷惟吳錫奏家亡其藁按使事錄奏狀以千文為號不應遺落必還朝所上章也其破楊再興事見第八卷請妾岳飛綏定盜賊奏中又有薦黎明

事別見

初初抵茶陵縣慮囚有以平人為劫盜者片言折之之審知官吏冒賞之寃立下吏痛治為直之人稱神明

初縣人高大被刳戕死其夕李方陳一家亦被盜巡尉捕未獲高大家人疑賀大譚世績等寔殺高大縣尉何燮收辭所連逮上縣併以陳一李方事鞠之鍛煉成獄賀大知不免以陳九張七雅有猜恨枝辭入之世績等具以縱迹自明獄司不為追會君閱成案洞見其寃移獄安仁遂直其事活無



臯九人至安仁慮七殺三人獄以痕傷在左款辭  
在右及前後異詞為斷二奏在遺編第六卷

論漕臣措置州縣日納遺用等錢苛歛且縱吏門  
門下姦賊請繩治又按發知桂陽及永邵三守常寧  
令令等不法祁陽令等妄殺按賊吏之尤者械送獄  
湖湖南賦役繁重民有嫁老母不舉子以規析戶  
戶免進丁者轉運判官王淮賦錢移用孫諸州日  
日納緡錢二十縣以大小輸錢十五千至十千又  
又潭衡二州日出旗望酒錢二十千實未嘗得酒  
酒州縣敷于民下自米麵銀紙下至醬豆腐者皆

皆不免科掠郡縣去國既遠又當積亂之後守宰  
宰貪縱遂成風俗郡守和景其尤者群下有五毒  
毒三謫之日衡陽令王括邵陽謝微祁陽褚稹皆  
皆專恣昏墨民不堪命號曰三陽括先以賊敗死  
死微稹有謝一褚二之稱微及茶陵令譚知柔先  
有有召命君留不遣按治其姦皆無貫所平陽尉  
尉靳成賊露亡去因荷項屬吏知寧遠縣張雍懦  
懦不勝任東安令李威遠前坐罷軟對移清湘令  
令譚觀光耒陽丞李煒咸剛勁有守曉習吏治君  
請請以觀光易雍煒易威遠仍不理遺闕論王淮



及及權運判趙志之罪按和瑛武岡權尉李端慤  
慤巡檢劉清奏在遺編第九卷靳成譚知柔及監  
監稅沈銓常寧監稅王載平陽權令李發并桂陽  
陽簽判權監陳垧如對移奏在第七卷永守黃陞  
推推官俞梅等并謝微褚禎及其主簿嚴徹常寧  
令令阮冠衡陽尉楊祖堯高攄奏在第八卷衡州  
州錄參詹勉奏在第六卷換縣章在第九卷  
以以論譚帥非其人又其間發擯稍多行之且峻不  
不無忤權貴意既還權發遣興國軍而他使皆進擢  
文識者為不平

前前此李相綱為湖南大使軍民頗服其威信李  
理以言罷折樞密彥質代之帥司正兵財七千人  
人招降之軍乃二萬衆或傳將欲起赴行在人情  
情惴恐君奏綱至數月稍見成效至於彥質事未  
未可知夫以未可知之事而易已試之效臣竊惜  
惜之是時帥司軍費不支漕司艱於出納漸致猜  
猜阻君請漕司濟其軍用楊么僭皇太子憑藉湖  
湖水為亂群盜散處山谷土寇游寇更出侵掠如  
如尹花八張成蕭尚十蕭小四田行者陳道王盈  
鄧鄧裝彭鐵大賀聰賀佐李詢賀全劉仕財之屬



屬强者數萬弱者三二千人君過江西知岳侯忠  
忠畧可任奏請借以討賊必可肅清湖外朝廷方  
方督帥司以么賊事君奏賊中之食必因漲水侵  
侵肆已與帥臣彥質定議屯兵要津使其進不得  
得掠退無所給一兩月間其勢必窮然后鼎州攻  
攻其前本軍制其後計窮而來不戰可屈此上策  
也使賊不離平原官軍四合其平已久正以波  
波濤浩渺水勢已漲賊軍輕利飄去姦來初無定  
所止官舟不葺又無水軍較彼己之短長計時勢  
勢之利害私憂過計願無欲速且請精擇岳守量

量事應副以張譚鼎犄角水勢已落可以必取又  
又奏以發本路荆南兵援鼎州師次城下不給之  
之糧各引而歸實無所補止付岳飛以賊可保成  
成功朝廷已遣王瓌之師君知瓌不知舟楫間事  
事歸對密請委瓌荆襄備禦又奏賊軍舟楫便利  
利善長鈎貫洄沒與之從事於波濤間恐非官軍  
之之便瓌軍竟以水戰困於搭鈎致敗卒用岳侯  
以陸道取之它盜亦平悉如君策君之行也上論  
諭君訪山林不仕賢者長沙黎明字才翁以孝友  
友信義著稱其學問有淵源自故文定諸公咸所



所推重嘗從御史張昕學遭亂託明以母及陷于  
于賊間聞入賊取之嘗過郢州李允文以京西提  
提刑至郢明即還曰郢多招安之寇允文克惡其  
其來必與為亂變在目中矣後一月而難作君歸  
奏奏曰惟此可以克賊賊君去而明卒事不果果行呂  
呂相既思以有中君君行未復即以堂劄請君移  
如陳如頃為專擅君歸又以其論帥臣軍旅為誕  
且且以小臣不當薦舉將相言之上前時和璟所  
所親為戶部侍郎懇君請給軍用支截上供為不  
知體國愛費君用此出呂相意猶未愜召君與諫

官官唐輝婦兄同見明告君曰朝廷本欲相留上  
上令與公州郡已而唐諫果以質請表狀彈擊上  
上不直之不報旋命都司計最五使手歷即課君  
君殿削烏後張相浚督軍湖南聞君將命有體興  
興國未上尋復召還論易帥章在遺編第六卷論  
論帥漕支費及楊公事宜在第九卷請用岳侯討  
討賊奏在第八卷論王燬楊公二劄在第三卷薦  
列黎明奏劄在遺編別錄第一卷遺編自六卷至  
至九卷皆湖南使事號使事錄疏其大者于此又  
又有使回奏劄在遺編并別錄奏議中惟被命申



申請畫一蓋五使合奏已施行者詳於榜牒奏事  
事御寶手歷但抄寫奏狀語故不錄

亡亡何以比部郎官召後虜騎次淮右軍車駕幸建  
建康扈從以行方倉卒進發先駐蹕平江及春還臨  
安安一時事宜人情敵勢知無不言譽望彌著

平平江建康奏議劄目並在遺編第三第四卷別  
別錄第一卷

改改兵部又改吏部左選遷右司改左司檢正中書  
書門下諸房文字遷起居舍人首以申嚴歐陽修王  
王贄所請令賜對臣寮少留殿門候計注官出面錄

聖聖語及親奉德音事于教化禮樂刑政為世典法  
法者並脩錄關報記注官士論美之

君之為都司也刑寺奏讞父有夜盜子財子不知  
而殺之者當以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君謂人  
子弑父寧論曲直且父子法不別籍何謂人家子  
富父貧得非供養有闕抵以不孝識者然之在後  
省也論舊都省無杖省吏有罪大付棘寺次不過  
罰直人情難傳重議是三赤法終不行於省吏也  
小人何所畏憚始置杖都省以詰小過姦利少戢  
而省吏側目思報矣論記注奏劄在遺編第三卷



議刑置杖奏七

金使至許還徽宗梓宮及母后河南地時無故請和且無邀索有識詢詢深以為慮朝士皆知不可而無以拒之君位螭坳朝夕憂瘁直前面奏及侍從同對辯論尤切因感疾時方正旦猶欲力疾侍立家人苦諫始在告

趙相凡三入君皆勸以事功難就唐姚崇要說明皇十事可以為法趙不能用秦相檜知平江過關望趙留已而趙無留之之意君聞見曰公已許秦過關秦自意留使之遂行將恐缺望而已媚嫉生

怨矣趙顧不知君意所在大不說曰秦居公里於公厚乎由是稍疎君而秦趙之隙成矣初趙相群公議所以待敵謂莫急於自治用和戰為適時之宜未始持必戰之說也請和使至虜情既不可恻秦相復入揣上皇有厭兵意始決計和群公慮患將深遂皆抗議不屈辯說紛起君獨不深論已而至上前忠諫懇切上垂涕曰朕屈意和老母計爾君陳帝王之孝至援漢高帝栢羹之說又與秦相廷爭移晷遂中寒疾以歸舊事左右史奏事直前無所闕白自同時潘中書良貴叱向子諲君議和



後人無繼者雖直前名存奏事必先通奏與請對  
從官等矣議和奏議今多亡佚所存畫一亦亡其  
首在遺編第三卷議王倫使事白堂二劄在第四  
卷其論梓宮事曰萬里梓宮真偽孰辯以姚崇勸  
趙相稟目在別錄第一卷疾寢草語猶不忘國事  
疾以給興九年正月壬辰卒享年四十七上聞之為  
為悼惜有旨贈帛百匹與遺表恩澤

故故事左右史卒官其家二人渡江後未有卒於  
於位者省吏以君置杖舊憾且迎合時相以省記  
記沮格之侍從有以中朝左右史名姓為言相復

設設辭拒解左右史不得致仕恩澤自茲始也

娶娶胡氏累封安人賢淑和鳴侍湯藥尤謹遂染疾  
後後君十三日亦卒君仕雖晚而早達銳意功名君  
君相眷注方溼人皆指日待其遷也而竟止此莫不  
不傷惜之為流涕云生子男二人長季隨次季宣女  
四四人越明年九月十九日葬郡城西太平山之原  
君君天性忠鯁獻替甚多

君君前後奏陳多繫體要它人所難言者在君為  
為不足道書奏存者已在遺編并別錄中

今今皇帝即祚初君以布衣上書言時政曰國勢曰



曰邊防曰刑賞曰巡幸曰財用曰官吏凡六事

京京城之圍大元帥起河北中原道梗行者莫敢  
北北鄉君仗策于元帥府行不告家會太上皇即  
即位南京更以書奏書在遺編第一卷

既既仕於朝首請擇賢宗室立為皇嗣

太太上皇春秋富群臣未有啟擇後議者君首陳  
大太計以為太子天下本本不立則幹易搖前代  
代計不早定致禍亂者不勝數而立予以公為法  
法後世者莫如仁宗皇帝今戎狄侵陵社稷綴旒  
萬萬萬曩日陛下仁聖遠追先烈宗社大計安知

知不已定於淵衷須請而行耳臣是以不顧死亡  
亡申此愚直願陛下斷自聖意無惑群言以幸天  
下下太上虛納上虞丞妻寅亮繼之其封事言太  
太祖舍子立弟有天下者陛下一人而已自崇寧  
之諛臣進說推濮王子孫以為近蜀餘皆謂之同  
同姓遂致昌陵之後寂寥無聞祀豐于昵仰違天  
天監太祖在上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鑿  
之之期中原所以未有息肩之日也願法章聖仁  
仁祖於陛下子行中遴簡太祖諸孫視秩親王使  
使牧九州它日皇子誕生退就藩服不過添一節



節度使耳太上感說賜寅亮對敷奏剴切太略以  
為謂本朝傳國十世大統三絕太祖有命而太宗  
宗享之天意人心未必不為是也語愜上意而賜  
褒褒答曰太祖舍其子而與其弟朕之所師法也  
也擢監察御史立後之意始定無幾事又中寢宮  
乃因星變上書論國本曰側間小臣婁寅亮建言  
乞乞擇宗室之子育之後宮以待皇嗣之降陛下  
下不謀不卜即日召對所以寵錄之甚厚繼有旨  
旨召子清子英子唐入侍此命一出萬口稱慶謂  
即即施行矣而子清子英一見而止子唐未聞促

促召士眾失望不曉所以若謂姿非英物不足以  
備脩拊育則子唐者不應不與之進若以所聞之  
之子已足充選則二子不應遣還竊料小人無深  
深謀遠慮獨不能堪目前之情熒惑陛下已成之  
之志則春秋鼎盛子孫千億之語必陳於前願陛  
下下尚念祖宗基業之重鑒仁祖克意之法無徇  
徇宦官女子之情且仁祖末年天下寧謐人心安  
固固設有非常孰敢異論今日之事其勢云何此  
實有識所以寒心不知所出也已而上意遂決書  
別別見奏劄在遺編第三卷



節度使耳太上感說賜寅亮對敷奏剴切太略以  
為謂本朝傳國十世大統三絕太祖有命而太宗  
宗享之天意人心未必不為是也語愜上意而賜  
褒褒荅曰太祖舍其子而與其弟朕之所師法也  
也擢監察御史立後之意始定無幾事又中寢宮  
乃因星變上書論國本曰側間小臣婁寅亮建言  
乞乞擇宗室之子育之後宮以待皇嗣之降陛下  
下不謀不卜即日召對所以寵錄之甚厚繼有旨  
旨召子清子英子唐入侍此命一出萬口稱慶謂  
即即施行矣而子清子英一見而止子唐未聞促

促台士眾失望不曉所以若謂姿非英物不足以  
備脩拊育則子唐者不應不與之進若以所閱之  
之子已足充選則二子不應遣還竊料小人無深  
深謀遠慮獨不能堪目前之情榮感陛下已成之  
之志則春秋鼎盛子孫千億之語必陳於前願陛  
下下尚念祖宗基業之重鑒仁祖克意之法無徇  
徇宦官女子之情且仁祖末年天下寧謐人心安  
固固設有非常孰敢異論今日之事其勢云何此  
實有識所以寒心不知所出也已而上意遂決書  
別別見奏劄在遺編第三卷



勸勸大臣和協濟功乞宰相不親細務又據陸宣公奏議可酌取以救時者如減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五事

白白堂二劄見遺編第四卷五事書在第二卷紹紹興元年詔以星變訪闕失乃上書言所當深憂者者三曰國本未立曰佞倖未去曰國論未定且曰曰憂其所不足憂而忘其所當深憂此又大可憂者者也其言皆切中時宜

當當時連上二書其第二書專諫營繕並見遺編編第一卷營繕當時未見其害後果甚云

初初間徽宗諱主上銜卹哀痛時議軍國事遽欲遵遵用以日易月除喪君建議終制成上之美識者疑之

### 論論國服劄子在遺編第四卷

開開府岳帥方以議論不合棄軍請終喪廬山君遺遺書為陳大義勸諭岳愔然感動即日蒞軍其他建建白彌縫有補於時多此類

### 遺遺岳侯書云

兄兄弼與君尤友善時帥荆南方召用力丐外得請請安撫虔南因以過家為卑窳窳以盡其誼似非偶



偶然者

諱諱待制伯父也張端明闡為行狀其文多闕略略伯父行事鄉人喜言之不無竒偉過實據其大

大而不可誣者附左其事書行狀中而未詳者互見

見之裨其闕

伯伯父磊砢多權智尚氣節不修小謹曲蘆人所  
所甚難談笑處之沛如也自始為士鄉先生如忠  
簡簡許公景衡劉給事安上劉舍人安節等名一  
一時忠敬士皆許以帥才將略年十六試補郡學  
即即居其元同諸生貢京師附花石綱舟汴汴舟

舟中楊梅盛熟綱吏擷餉諸生伯父獨收所棄腐  
梅梅并核以瓦缶儲之同舟莫知何謂抵京有司  
司以失梅罪綱吏吏藉缶中所儲證壞壞獲免始皆  
服服其遠見教授杭州沈侍郎晦先以微累被斥  
斥伯父為之前漸被延延譽遂立天下重名代還以余  
相相元中薦對為徽廟言太祖使人召趙普見其  
其讀書問知論語大驚普曰論語夫子之言皆足  
為為天下法有一言而人終身不能行者况全書  
書乎太祖曰其一言謂何普曰節用而愛人徽宗  
亦亦曰治國之道無道節用愛人而已斧座即起



遂遂復去為滄州教官年饑發學糧賑糶州將以  
以為非制止之伯父曰有如薦饑糶不能補某當  
坐坐之來歲大稔償其舊而復贏莞庫左藏方中  
中人強橫既投劾致事竟流王道之僕後無敢譁  
者者辟親征使參謀都人群起弑殺內侍侵及士  
士夫將校輒以姦細名之將相環視不知所為伯  
父父前曰是不難辦下令殺內侍者賜帛首亂者  
者出執斬數人而定園中裨畫甚眾京城迄賴以  
保保全提舉輦運不克赴主管明道宮居鄉蒲門  
門巡檢發土豪陳大指之姦大指逃入於海州將

懼懼為亂伯父曰處以巡檢之地則受制矣從之  
之大指果出徙家郡下而患遂銷除湖南轉運判  
官官楊么方熾詔張相都督岳侯為置制使討之  
之賊便水戰樓船如大德勝小德勝望三州等高  
過過十丈其多不可計二公亦作大艦當之伯父  
父知舟楫非我所長不敢明告因燕白曰適觀兒  
戲戲摸魚而得一鯉呼吏立取盆魚於前損益盆  
盆水示之魚水寬則縱建去而魚執也岳侯晚旁  
微微笑自此不復言水戰事矣會天旱湖涸陰以  
以厚募招取賊舟寇至則強弩據水當之不與接



接刃大造巨筏斷賊江路又於上游亂投芻藁賊舟舟挾輪不可復運首豪勢屈多降岳以步騎直直搗其營賊軍因以潰敗王彥久不應召伯父直徽徽猷閣主管荆南歸峽州荆門公安軍經略安安撫代之督府問計安出所從兵衛幾何伯父曰彥彥軍皆中原金房積兵精剗其面曰盡忠報國誓誓殺金賊固難與為亂朝廷必欲彥非某書生所可所及但欲代彥則湖南送吏足矣徊翔似不欲行行者久之乃進迎吏不至殊不為止入境彥遣遣親兵七千人迎候伯父即日罷遣湖南親兵湖

南南將請間欲有所陳伯父大聲謝曰已知盛意意不過欲相送至荆南耳久苦將士亦欲到任禮犒犒津遣然某既帥荆渚親兵皆吾腹心之衛又又寘腹心於內則非所以待之荆南親兵聞之無不不大悅其將本為彥伺伯父者反以情告且曰王王太尉未有去意公當辭而代之伯父曰吾以以身任太尉亦忠安有是理竟馳入如其許彥晨起起未出將諸列坐賓次瞥見新帥入府羅謁于于庭彥乃大驚遽出交政起其衆赴督府軍人不樂樂謀因大閱乘早以變伯父先期臨閱竭芻犒



賜賜時雨亦降亂心遂息彥以伯父告無它志還  
還朝得帥侍衛步軍於班列間望見先君以為伯  
父父歎曰薛直老又在此矣何歸之神知為先君  
君謝曰彥非賢兄保全安有今日參謀京西湖北  
有有王缺子者忘其故楊么賊中殿帥岳侯用為  
為水軍統制乘岳行邊為亂部勒已定其母使僮  
告告之伯父密諭諸將為邂逅入王舟中索飲伯  
伯父馳至江步呼曰行府適有軍事盍相從議之  
諸諸將強王登舟即共縛之付吏一軍震驚無敢  
敢動它日岳還自邊列將賀舍人者白其婦與僧

亂亂岳即便座按其事辭連一寺僧無非諸將家  
家也岳引伯父視其牘曰飛出營中至此畧不問  
則則飛負諸將欲如柳公綽故事盡納諸江復不  
不忍奈何伯父曰發婦私者但一賀將衆何與安  
知知非譎辭分謗小人之情邪岳意不解伯父曰  
曰此曹類因亂離偶合不以正者有之今暴其私  
人人情念家者怨耻過者忿而公自謂無負不搖  
搖三軍之衆乎岳曰請密之旋使夫人內集視亂  
所所污蟻類老矣即已賀婦獄決賀即日恚死岳  
岳謝伯父曰微君一言幾得罪於諸公岳侯丁母



憂憂去張憲以提舉一行事務領軍憲病在告中  
中張侍郎宗元除書至軍士籍籍曰朝廷使張侍  
郎郎代公公不復還矣張太尉以此辭疾諸將往  
往往或効之伯父諭憲強出臨軍憲勒請軍各安  
安營部偶語者斬訴群校曰我公心腹間事參謀  
獨獨知之欲知其詳問之可也伯父因某請問謂  
謂曰張侍郎來由公之請汝輩豈不聞乎公解軍  
幾幾何時汝輩壞敗軍法如此公聞之且不樂今  
今朝廷已遣敕使強起復張侍郎非久留者群校  
校校還白憲曰吾為汝言參謀知公必腹間事果

果然軍中遂安岳侯聞亦大服會先君遺書請岳  
岳岳不自安乃起岳之詣闕已具衣冠入對伯父  
父疏一機事教岳敷奏岳意末之伯父曰姑持以  
行行不問則已及見不暇它語上先及之它日請  
請與伯父偕入奏事岳出手疏以儲貳為言衝風  
吹吹紙動搖岳聲戰掉讀不能句上眎伯父色動  
動岳退伯父進曰臣來在道常怪岳飛習寫細書  
窮窮詰端倪乃作此奏雖其子弟無知者臣嘗規  
規以大將不當預國家事飛謂臣子一體不當形  
迹迹之願欲臣同對明臣獨與聞之上色定朕曰



固固疑飛之欲引卿對也徵卿之言將不之察改  
改龍圖閣經撫湖北伍俊除撫州鈐轄不行被命  
同同提刑乃侯嵩圖之乃侯相不能致伯父許俊  
俊不遣旋委三州自擇所便授之後得州來謝猶  
從從卒士二百人伯父伏申見之執諸座上叱其  
其從卒皆坐伏兵歐之以出收其積粟贍軍荆鼎  
二二郡後十五歲季宣辟荊州時用之始竭初俊  
俊已僂伯父奏同乃侯嵩受命圖俊事貴歸一故  
臣臣得自誅之由禹之始謀乃侯謂伯父自有有  
功功其初不能無望聞奏之上乃大感服後乃侯

侯治岳侯獄不以一辭見累伯父論中原形勢常  
以以關中為諸夏守荊州為吳蜀之脊皆天下形  
形勝之地其守荆南即繕樓堞治器械具儲峙奏  
論論孫吳謹守上游形勢故曹操不能勝陳氏不  
不以上游形勢為國故為楊堅所取陛下駐蹕東  
南南尺土未復置形勢於度外謹守江淮以固東  
東南之圉臣愚所未悟也荆南西援巴蜀東控吳  
會會南通耒廣北接襄漢進可以取退可以守上  
上游之形勢也異時旨麾號令中原以圖恢復莫  
此此為便與夫出則建康入則吳粵其勢相萬也



臣臣之在治政歐狼披荆薈招集流散務農贏糧以  
以望幸久矣惟陛下實重圖之不納金人歸河南  
地地朝廷將謀安定陝加秘閣修撰充都轉運使  
使召為左司郎官初秦相罷居永嘉人鮮知其才  
才者伯父曰吾觀秦論當世之務多未聞於人者  
此此其不可捨殆為時用必矣與之出處相得歡  
歡甚將對秦以戶部闕侍郎諭伯父以財利言曰  
此此官可得也伯父不欲以風旨言利進不用其  
其語秦相稍不樂因見論評許忠簡公行事伯父亟  
稱稱其賢言許位侍從時上嘗盛怒汪黃二相同

目許如一語迎合彼可取而代也秦笑吃吃不能  
已已伯父出又笑而歸始有疏斥伯父意矣湖北  
北提刑向子志伯父湖南所按吏也其在湖北與  
伯伯父交論於朝秦罷子志伯父因亦丐外主管  
處處州管內安撫初岳侯以列將拔起時張王俊  
俊韓世宗忠等已皆建立功效至大內官不能平伯  
父父勸岳屈已下之書凡三十七通俱不知答岳  
岳破么賊遺大將俘獻樓船各一卒徒戰守之具  
畢畢備韓始大說定交而張忘之益甚岳名日盛  
盛幕中之輕俛者教岳勿苦降下於是始隙張謂



伯伯父實主岳府謀議百計傾岳欲并中伯父樞  
樞府簡取度卒張以不應等格急責其使使即調  
言言度師占留精卒不簡伯父因被劾罷岳侯事  
起起張求伯父在度道書尺簿有遺岳侯書處指  
指為反迹秦相徐擿其下文曰此復有遺秦相書  
伯伯父用免而張憲岳雲之獄止以交閱書問并  
并憲謀進退為反具云諭年伯父繇主管玉隆觀  
再再知虔州蕃將程師回桀黠不受制伯父按教  
教竒兵或坐或立心知有異傳令皆坐不坐者斬  
以以統領官張涓所部遂按軍法斬之師回吐舌

舌大驚始稟畏為用詔歸燕人於北師回有親從  
岳岳數百人憚不欲行伯父善諭師回公從卒衆  
衆多不可訖誠能遂遣此屬朝廷必多公訖不遣  
矣矣師回即日承命朝符促師回就道亦俛首告  
告行虔界江嶺其守長兼提舉南雄州南安軍甲  
兵兵盜賊前提刑劉昉攝事治尚寬恕得盜多貫  
貫活之賊中號我爺佛與官軍格則曰我爺佛終  
不見殺汝何為者為暴益甚伯父再至討積年  
年名賊俞三古五官朱閔索吳錦等皆獲之無所  
寬寬置賊徒加以剝皮之號遁入它境三州遂安



安伯父終更因罷虔州安撫進集英殿修撰安撫  
福福建閩部八郡山賊自建炎後磐据巖險劇寇  
寇管天下伍黑龍卓和尚何白旗丘崇廖七嫫滿  
山山紅之屬數十百部部數十百人泉漳  
漳汀南劍邵武界咸被其毒鄉民多築山砦自保  
甚甚則殘敗縣邑州門晝閉賊知伯父在虔威畧  
畧甚恐或欲狙擊邵武建昌道上客勸伯父改途  
辟辟之不應迎卒已至號令送兵還疑隊伍揚金  
金鼓旗幟分道並進為若數千人行者聲言親師  
以以虔兵全將至矣群盜屏蹟無敢近路轄鈴李

李貴討管天下失利貴為賊所至生得伯父知將兵  
不不可用而朝廷相次遣將張淵富選成閔劉寶  
寶措置福建盜賊不受師司節度且半年一代州  
縣縣困於將迎伯父創立奇兵其初數百未幾數  
數千人以為殿前司左翼軍拔石城大姓陳敏於  
指指使中不數年為統制克措置盜賊敏弟犯令  
令伯父斬之而敏不怨事既專一軍費大省群盜  
或或招或獲而境內晏清矣前此戍兵不聽號令  
令秦相斲於軍賞伯父臨以恩信故事無不集伯  
父父初計欲使降賊取盜自贖拔功多者為將以



勵勵其餘朝廷每聞賊降必取以去伯父於其降  
降也先激使之比去皆有勞績盜賊稍定伯父下  
令令山砦勿葺銷其固險之態民無寇患山砦亦  
亦空在鎮四年平豪賊百七十部汀賊李谷故郡  
豪豪右其兄子選奴反主谷為重三日至三萬人  
人伯父批諸將所上變書互送諸部不再旬而谷  
敗敗雖幕府不知也海寇陳小三列艦六十犯境  
境伯父遣水軍統領鄭廣以三百人擊之期三日  
破破賊廣請益兵不許居三日賊舟阻風江浦廣  
廣帆舟斷浦口不血刃取之盡虜其軍魚貫速之

以以獻廣歸問曰廣軍以一擊什不自謂勝公料  
料功在三日何也伯父曰第從吾令母問何以知  
之之提刑吳序賓媚伯父之能數以功狀不實數  
于于秦相有告土豪葉勝反者秦以付吳吳見伯  
伯父問計且請兵曰朝廷以勝屬公某何敢與發  
兵兵唯命但恐師興而勝不可得耳吳不知為計  
計遂辭之事下帥司伯父處勝兵職實繫于軍已  
乃乃召之辭以母疾不至伯父遣醫勞問且止其  
其行它日勝來執斬壽縣下伯父每平強寇戮魁領  
罷罷遣枝黨一無所問懷服遷善誅李谷也吳憲



疑疑賊首數輩欲生之伯父曰吾豈樂戕人命者  
者察此等非良善舍之將復亂耳竟不得已而貫  
後後多獲之滿山紅中上功初不見錄蜀士鍾鼎  
鼎客于張淵統領邵宏淵質直喜功淵惡  
不不用宏淵常對諸將面折之淵以宿憤杖宏淵  
淵百斤入士伍鼎上書秦相為辯曲直秦怒創聽  
讀讀之名放之福州入赦原所不迨鼎白求依所  
所親於永福縣伯父聽之鼎復走在所上書有旨  
旨福州官吏伯父自劾某寔寬鼎官屬何罪秦相  
不不說例降一官趙相女嫁福州其女僕被笞即

本所敘作行在

即自經死或欲罪文中當路意伯父按驗明白之  
方方事之初伯母劉氏諫曰奈何按問趙相女子  
子家事伯父曰我不傳以文法適教我者又將中

傳以文法特從文者作文

我我豈不反為趙氏累乎或造安撫使印為人轉  
轉資吏簿其議伯父判牘尾曰師以印為權軍以  
資資為賞盜竊權賞將何所不至乎斬以之徇經  
經畧廣東也秦相語執政曰薛直老治福建水陸  
以以清廣東盜賊未平更付此者韓京戍循梅州  
州彈壓盜賊秦相意京難制檄伯父取之京謁見  
南南雄州伯父即席諭京丐罷送之出嶺遣將馳



入其戍代之京初討賊閩廣界中與麾下諸將  
將爭功有隙至是賴伯父免死始大服其雅量僧  
宗宗杲得罪秦相褫服加中竄嶺表道出南海某  
某徒從之者數百人或欲以危法加之用茹菜事  
魔魔告之伯父曰得罪僧宗杲者皆佛之徒爾告  
告者慙沮不敢復言伯父在閩得目疾內障至廣  
加加劇使人讀狀乃判覆誦如流獄吏與囚為姦  
姦縱抱成案宵逸未之覺伯父夜中傳鑰呼巡捕  
吏吏直抵某處墻下搏之下謂有神無敢欺者累  
章章請祠不許有鑿夏侯裴為以金針抉目明瞭

瞭如故盜賊告定始錄前後功加待制云伯父居  
官官鄉人以所欲見者皆有以荅其意終始無倦  
倦色先君既以伯父而葬所以收卹其孤者尤盡  
恩恩致其詳別見之至今鄉中論謀略氣誼咸推  
推伯父為稱首

將葬季隨哀錄遺藁請狀其生行實將求立言之君  
子為之表志以示不朽云兄左朝請郎知台州軍州  
事嘉言狀

諱諱司封伯父也性忠厚行修整好古學再舉發  
貢貢後母黨蔣璿宰長溪以其負名之為辨路費



賁伯父謝曰京師雖數千里遠然罄所有亦足以  
供供往來費入李相幕李救太原次懷州不進伯  
伯父諫之不聽遂弃其師江陰圭田通奉錢月百  
萬萬伯父罷取不如令者捐減居半紹興八年有  
有詔以亢旱許中外實封言事伯父以嘗召對不  
稱稱罷不敢強聒擬杜牧罪言作聽言論初知溫  
温州蘇起重伯父節行就問政理亟延伯父燕席  
伯伯父因蘇來會辭曰某何為者而府宴必與無  
無乃為盛德累乎蘇瞿然曉曰以書還我然自今  
毋母我外有可提誨願聞之當時相與乃如此餘

餘在待制伯父所為行狀中

初初光祿大夫在貧約中收嫁族人孤女諸父行誼  
誼皆有祖父風烈司封常謂孝哀於妻子而人多厚  
妻妻族悖篤本宗每用其至兄弟四人相友愛如手  
手足待制司封最先達過之官必合兄弟之舍與從  
昆昆弟之遺孤以行從父兄願言卒司封收錄其子  
子伯震教撫終身待制長育從弟與言既為納室又  
擇擇名士林松柏高以其妹歸之伯高終於東陽丞  
丞復迎孀嫁于葉氏先君下世將仕先兄又卒待制  
念念季宣及諸姊孤露迎歸為嫁叔季迨季宣長遂



任任以官為之築室求婚然後別郊賚思得任子以  
以通判伯父未任舍其子而官之黃氏從母遭亂貧  
窶窶諸父迎居鄉里以便調贍事之如祖母然通判  
判伯父諱昌言字燧明潛曜不喜矜持溫然厚德君  
子子也待嫠倅不赴奉祠卒以司封父之清修通判  
判之和厚待制之英偉先君之方正性德異操而雍  
睦睦無間為甚難足為兄弟法矣上念祖父名義行  
行業如此以季宣之弗克負荷家法淪替遺風泯絕  
會會將流遁鬼蜮言之有覩顏面大懼年祀寢遠故  
故老凋喪一旦溘先朝露而我先人之烈亡軼無傳

以以重祭祖之責敬以見聞仰箋先君遺行祖父伯  
伯父行事之遺落者因并見之瑣碎不書為大者之  
存存也既將上之史官而不肖者亦永有以自監予  
子思上記夫子而不失其意雖不敏願學焉誣國史  
以以增飾私門之令猷季宣豈敢孤季宣謹泚血箋  
箋先大夫右史公行狀如上

書先右史遺編

先君右史遺編手澤二策二先兄將仕手抄一策使  
事錄二策議和奏草一卷遺表一篇裛成一編通行  
狀為十卷不天幼失怙恃初先君下世當秦相檜柄



國伯父司封為君行狀雖書法不隱於事不敢加詳  
先兄集錄遺書懼為家族之禍故如議和劄子誚岳  
相飛書之類皆別篋藏貯有待而出某不能知也不  
幸先兄蚤世集罪大惡深徒知寶藏已錄之書不意  
尚多遺落旋歸自蜀始能徧閱家書於棄紙中得前  
書手澤一策及議和奏草奏草亦先君手澤書首已  
不可見雖號天自痛計無所及矣大懼先君之烈由  
我而墜於是會為一秩秩以便子孫之藏且待太史之  
求編諸墳典初君授南劍州司法光堯壽聖太上皇  
帝幸甌浦丞相趙公鼎以中司扈從君以書見丞相

讀而懷之公以諫臣望鼎鼎何辭焉即席而言及於  
聖學丞相盛稱上在戎馬猶不廢讀資治通鑑君曰  
曰是故固聖上美事然間知之非艱行之惟難信能監  
古今之治亂而行天下大幸丞相愕曰久矣鼎之不  
聞是言也留坐而語不知屢前其席明年丞相簽書  
西府首薦君以國士登對論君子小人之事議建方  
鎮以安鄙邊皆略蒙施用時上春秋鼎盛儲嗣未立  
君首陳大計頗見開納同里姜公寅亮為監察御史  
聞而繼之其言尤勁大畧謂本朝傳國十帝而大統  
三絕太祖有國而太宗享之天意人心未必不為是



也上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其弟朕之所師也是故擇  
後之議不及於太宗諸孫皇上之後太宗寔根諸此  
君自以為言之不若妾也常寫其章而自誦之方計  
議樞庭常攝戶部郎事禁省頒錢四百萬泛用君執  
奏稱旨用是有湖南之行衡永阻饑君留上供漕粟  
賑濟全活巨億計盜賊以清王太尉燮討楊么君知  
王不知舟楫間事上奏妾燮邊塞時岳相以偏將成  
洪詰君一見知其人表飛可清湖相後成敗如君策  
君之在都司也獄有父盜子財子不知而殺之者有  
司當以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君駁之以為子之

弑父寧論曲直况父入子家非人家盜出困窮子之  
孝養何在抵以大逆議者然之和議與屬秦相陰植  
黨與凡議論異己者皆斥去之君一再言不從因不  
復論秦不知其異故自趙丞相以下皆出而君獨留  
丞相之行送者惟君與郎官二輩丞相欲論秦一因  
上事君以義止之丞相行舉乎乎而戲曰鼎行如公寧  
復留此君徐應之曰未可量也秦聞頗悅召君致謝  
君曰趙丞相於某厚為之謀安敢不忠故秦不復疑  
及侍從旅對榻前君列其非是因面疏秦曰偷安固  
位於相君私計則便然以虜賊臣辱君父忘宗廟之



大耻於心安乎與之廷辯移晷因得疾以歸自作遺  
占猶詆秦計甚斥君常喜道清心省事約已便民二  
句及上斯奏首論及之舊事右史終有致事遺表恩  
澤秦因沮壞成法更為新制君之大節蓋如此其它  
細務在它人為可稱於君為不足道者皆不復著嗚  
呼先君逝矣夙夙孤子獨孛宣在何修何事可以繼  
志承先惟有收拾遺書裨補行狀之闕昭晰始終之  
節差可以無愧抑嘗聞司馬文正之簡呂由庚曰子  
孫正當發揮前烈垂之不朽今日不錄申史院則先  
公事業遂汨沒矣又嘗聞李繁為泌家傳其間不無

溢美後世既疑其妄先公寔事因併疑之子孫之愛  
先人政不當如此是則先人之志不可以不發事之  
詳畧不可以一毫加也故某書此續諸行狀遺編之  
後俾後之觀者得以互見焉二書已詳則不復叙隆  
興元年正月甲子孤某泣血書

### 叙遺編別錄

孤某既次先君右史文筆集錄遺編患其未能備詳  
求諸 緗衮又得遇事勤書及癸丑續記一策續記  
多記奏雜藁行草相間徃徃斤削塗竄不可盡識字  
字尋繹始頗可通去其複重抄其要切之語編諸書



末以為遺編別錄保它求而得將以備後錄云嗚呼先君之言亦少詳矣方其以道屈信於呂趙張秦數相之間其立朝誠節見諸事業者遺編行狀固已畧舉至於先君出處交承師友之際所以切磨麗澤相期於三代之道者別錄見為多烏某罪逆至深先君遺書求不能蚤不知續記之類其亡幾何悔不可追矣顧惟不敏奉先君之餘業兢兢栗栗惟恐失墜如臨絕壑而無憑依繼述之方知以遺書從事而已而今而後其能免夫後之子孫觀此先作無忘乃祖之烈以時次其家集毋若我之不孝烏負罪而書不悟連

如之丹臆也某謹叙

故通判臨江軍事王公墓誌銘

初臨江軍通判王公以文林郎知鄂州武昌縣治有遺德縣人懷之已代而挽公留邑居葬其先人朝奉公于金牛鄉之虬山公待次臨江某承乏武昌令用通家子眈公丈人行凡公所為教告亡非為民之實居亡幾何公屬疾遽裁處家事隱几而逝家人號哭而呼之公舉首曰死生常理勿呼我遂卒邑民德公足素徃徃多孺慕者子望之奉公遺命將以古昭穆法祔公于先朝奉之兆少南餘二十步葬有日使其



子綱以公行實求為誌且銘某辭弗獲命謹論次以書公諱揮字時發其先姬姓以王者後為太原望族文中子其胄也乾祐末漢劉氏亂有名助者僻墜睢陽之下邑公其六世孫也曾大父邦彥知開州大父昌符通判南安軍事父鑄以公贈右朝奉郎朝奉學通經術崇寧中退居養母以其學教子姓公年十八繇鄉貢入太學第政和八年進士主簿新鄉劉豫來知衛州公策其必反豫聞銜憤次骨厲諸公論薦移公絳丞豫吹毛求其疵後迄莫能中靖康亂南渡丁先朝奉艱終喪調蘄州司理參軍巴河戍兵拒李成

寇積多或殺人冒級賞公疑為緩獄用得其情全告活數十計遷知武昌縣事兵荒甫定軍書調度無虛日邑人流散公補刊剔蠹政成不擾流亡稍復為營百室處之未幾成邑肆用薦者改宣教郎歷知瑞昌懷安縣閩人喜訟公治之必誠民吏化之卒三祀亡留獄移簽書荆南制度判官事令太尉公劉錡以元勳為湖北率其鎮在荆南莫府文書嘗更公議者輒令亟下勿復眎秩滿除通判臨江軍事會卒繫官左朝奉郎賜緋魚袋享年七十有一夫人趙氏封安人子男二人望之擇之望之中進士科主潼川府路轉



運帳司女一人孫男綱女孫二人皆幼公問學有淵源恒訓誨其二子曰忠孝在人猶衣之布帛食之稻粱不可斯須去也君子學問以成身清儉以約己中正以從事謙恭以下人慈惠以及物慎密以遠禍信能安此數者匪直於人無數明神將保之矣人非鬼責夫何慚焉公之所立蓋如此其交人有始卒始學聲振國庠名士如祖秀實輩皆親重之所為詩文一時傳誦當官姜平大獄人不敢欺察案有拂事情事聰察者為之調護委曲俾叶于中乃已尤恬進取或教之于時相求達仕者公曰姑從所好而已卒以紹

興三十年十月庚申以歲十二月庚申葬銘曰

不顯而章

不熾而昌

世奕其光

惟此王公

適時祖德

平康諒直

識到幾先

雪冤沉寃

學自于源

德音孰嗣

惟河之涘

汾亭孔子

遺德斯邦

諸鄂之岡

萬世攸藏

龜不知其長

簞不知其短

孫子無疆



滲澤浩其以遠

余仲美墓誌銘

自國家以科舉取士士以程文覓舉一不中治見詘於有司雖負佐王之才懷世治之具悉擯棄不用而闡茸脂韋之士廁名科級有階以致清顯者寔繫其人之幸與不幸蓋不足計其賢否德興余仲美其賢而不幸者與初仲美授經於從父石月先生蚤見知重嘗舉才武一旦不肖庸去之政和中繇鄉貢入學久之不第仲美喟然曰吾親老矣旁無兼侍且遇合有命吾居易以俟之耳告歸養其父母宗族無間言執

喪哀瘠躬負土以奉襄事作白雲亭於冢次致其孝思一時名人如吳園張先生根程尚瑀方待制孟鄉邵少卿昂從弟吏部應求與今江西漕使敷文魏公安行咸畧去勢位從之遊處自尚書而下皆為賦詩亭壁紀其純孝而吳園先生至自筆柳開家訓贈之家豪於貲自仲美先人世以綢急賑窮為務未嘗以為德仲美濟仲美彌篤自奉約甚語人善不絕諸口鄉有閭訟往往就之平決耻於官府紹興蒼龍甲戌仲美生六十有八年矣累舉當受恩命會病以卒仲美嘗謂人能直己正心雖生不富貴死且不泯張侍郎



杞與仲美同學少善侍郎以兄事之其守潼川夢仲美與之語泛論世故凜凜如平生歡時仲美亡有日矣里人有死而更生者云恍惚觀仲美坐府若大吏然夫人劉氏弋陽人婉孌有賢行後仲美六年卒亦臨終不亂子男持峙特待時詩嗣其業女歸進士程耦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甲申諸孤始克奉公夫人之喪葬于卓山之陽陽昌尉王某其媚夫也以所為仲美行狀見令甌浦薛某求其銘與誌某按仲美諱公彥自曾祖鼎祖修己父師民至仲美世立德弗耀法當得銘銘曰

里之仁

孝之純

武而文

屈而伸

行通神

蹈真淳

卓之山

反丘樊

子之孫

千萬年

世其賢

視珉豎

林南仲墓誌銘

走之友陳傅良君舉以經學教授州鄉亟為走稱其生徒林大倫者為平陽善士走待縣常熟寓家具區馮上聞君舉不遠千里過之他日出大倫先人南仲行狀為請銘君舉不妄許人宜可信屬走以志其何辭南仲諱杞其先家閩中唐會昌大中間有名彥者



從橫陽之舟<sup>金</sup>鄉遂為林灣里人繇彥及頌四世無  
支子頌始三息君曾大父基其季也大父景深父汝  
翼世豪於貲自君先公和柔不與物競由是稍淪落  
君有兄某不喜家人生產作業君方少奮曰吾子弟  
也可不任親之憂不能興起吾家若祖父時不室矣  
料理家政一不以累父兄行年三十有七而娶時家  
道成矣君於治生理財曾不汲汲種桑課農井井有  
條理以故他人不足君獨有餘兄無室家君事之猶  
父也祖居華敞君始築室其西便溫清先公即世君  
推故第與其季無靳色蚤雖廢學然其優游樂易如

自足於內者間居冠履必整而自奉簡素立坐不嘗<sup>未</sup>  
跛倚對妻子無惰容精悍至老不衰非勉強然也享  
年七十有四以乾道四年九月哉生魄卒以明年十  
二月幾望葬取陳氏子男三人大任大倫大時女一  
人適楊氏孫男二人陳夫人習婦容治其庭內有可  
法者子皆儒學大倫居喪以禮亦近時所難銘曰

湖源之岡

公乎歸處

左以瞻吾祖

右以依吾父

故醴陵縣丞江公墓誌銘 代賈簿作

皇上紹興二十有七年某月甲子荆湖南路都總管



主管安撫使臣璿轉運副使臣姓名提點刑獄臣姓名提舉常平臣姓名言醴陵縣丞江符權茶陵軍使兼縣事治有能蹟宜蒙褒顯未報醴陵之民列請還公於府某月甲子其孤某克葬公於蒼山故壠門人攸縣主簿劉來狀公行事而請銘於某某雅服公誼不可以辭謹肅拜為之銘誌公字信仲建州建陽北樂里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世為士母黃氏通經文學躬自教子公生八歲工詩長從鄉貢入太學紹興某年以進士推第調永豐尉縣居江浙要會郵傳之用舊事取給里胥公裁始出於官遂為定例前此催科

無法公不擾而辦民訟久不決者咸即公平處信州守將三易皆進公賢徒辰州錄事參軍始至固犴充溢公一以誠聽先釋左驗囚多不訊而臣洞蠻擾邊公持檄招諭率聽命馴服用薦者閔陞左從政郎改丞醴陵直某閣陳公鎮湖南延公府幕權茶陵軍使軍界彬吉大盜侯將軍者嘯侶千計据神農氏陵肆畧為江湖患者十餘歲公身履行陣執獻於府軍政積不理吏隱賦入而重為苛歛公按治情得貸其責俾畢償財計盈衍橫歛用絕於民還縣疾作已病猶草書遺親故告別卒年六十夫人張氏鄉先生長樂



尉某之子工文尚義之人謂班姬亞匹後夫人熊氏  
提舉江西常平某之子男某舉進士次一人幼穉女  
長歸賈某次詹某皆進士業文公好著述遺書凡二  
百卷門人前進士陳某為編錄刊行於世公事親孝  
自處廉隅歷官皆有聲稱以惠安無告禁暴戢姦為  
急家貧篤於行義先業推之幼弟無所取詹氏女兄  
少寡公為字撫其孤居閑以經術教授里閭於門弟  
子無少隱晦誘孜孜不倦用是多舉選於朝永豐學  
廢不修亦自公而復凡此公行之大者皆可銘銘曰  
有安而靜 有寬其令

惟窮民是定 惟兩辭是聽 刑其於無

爭 古良吏之治邪 曰子江子之政

蠢爾蠻荆 或嘯于陵 不見其形

卒保其纓 民用康寧 古良將之事邪

曰子江子之兵 於乎子之德 匪文匪

飾 後生是式 允躬是飭 有堅斯

石 爰攻爰刻 匪子之為益 儆于

罔極

王夫人墓誌銘 代人作

婦人之賢能以義方教子為難人子受教母儀卒能

故耐沒存心  
銘日止有安而靜  
另行起直寫



有所成立而拜親於垂白者為尤難德興王氏之母  
曰吳夫人孀居而能誨其子四兒皆與舍選而浩棟  
枏者竟能以縈舉賜命祿及其親夫人福壽康寧享  
年九十乃卒二者兼萃其王氏之門乎初夫人姊妹  
娣三人有老嫗相之曰是家三女皆中相法宜其夫  
子而壽過耆耄者唯季女當之伯娣為故中奉余公  
安行夫人所謂石月先生者也仲娣歸上高知縣王  
元夫宣教亦以儒顯夫人其季也歸于居士王公諱  
某同里張氏本王出也居士常曰吾祖姑蓬萊君相  
張氏以儒學起家為今江東甲族吾切慕之居士終

奉夫人奉先君之思所以誨其孤者不替竟能以儒  
學自奮用光闕閔余氏夫人早卒子吏部應求持節  
閩嶺江西二道興涓陽之念為辟浩而奉夫人以從  
吏部事之如母夫人喜曰吾不教子能辱公賜乎後  
十餘年棟枏各當之官爭奉板輿迎候夫人憚於遠  
游不許紹興二十五年九月朔甲子以疾終於里第  
在娣娣中最為壽考如相嫗言夫人少而端靜自歸  
夫家叶和內外小大歡愜姪有幼而孤者夫子撫之  
猶子夫族或終于外夫人為收葬之夜夢其人謝焉  
其天性仁慈類此子浩初舉進士在學有聲考文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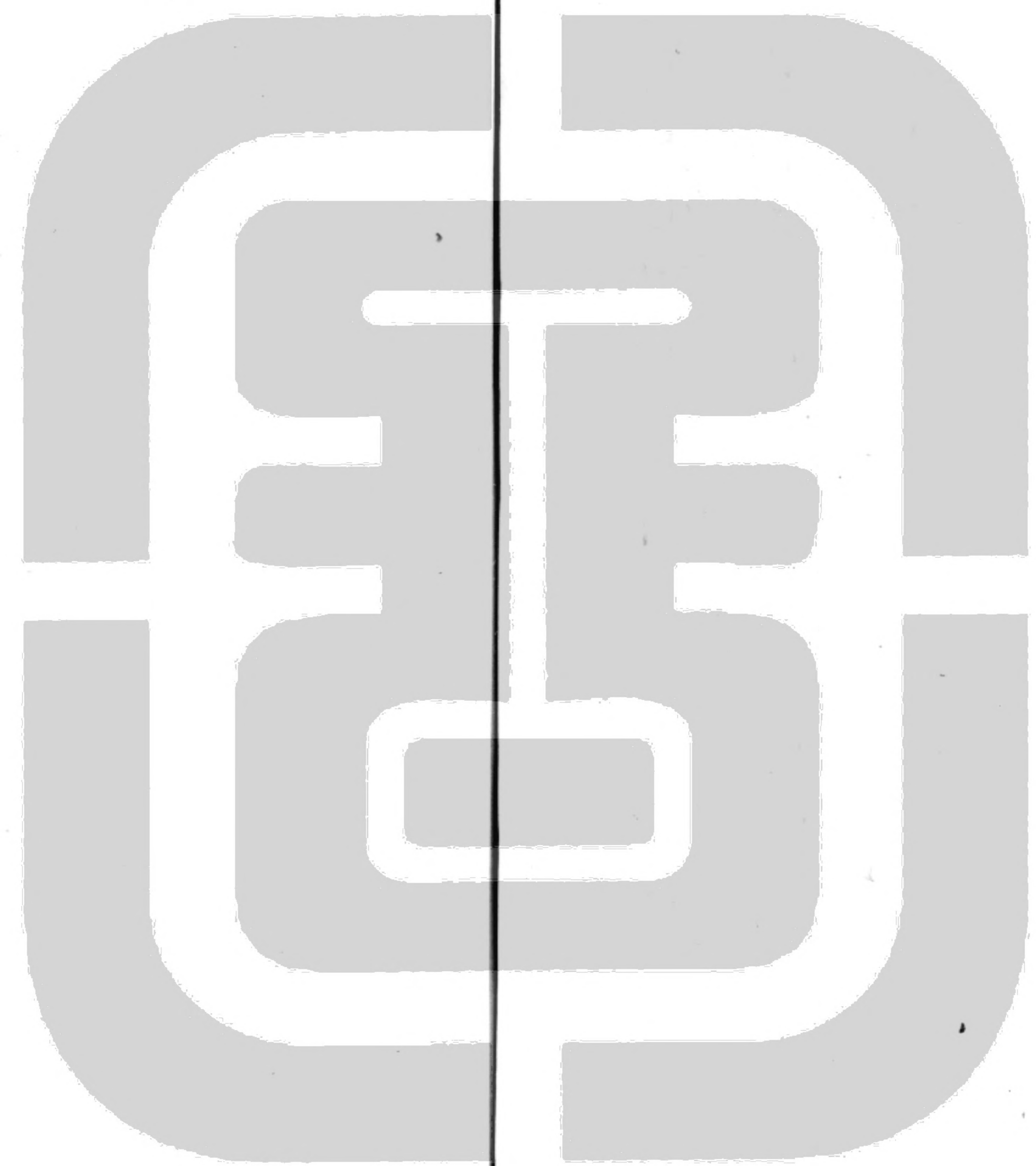
魁多士先夫人卒官至右文林郎奉新丞朴中年以  
家累不遂於學棟令光澤尉柙永興尉女歸進士張  
穀孫男十人女四人曾孫男女十五人越明年十有  
二月丙辰諸姑將樹夫人之喪于居士之隴柙以左  
從政郎李扶之狀來求銘余與浩同學聯姻又與棟  
柙同預鄉貢知夫人為詳夫人縣人也曾祖某祖某  
父某故不仕銘曰

惟夫人之靜特兮羗聖善而好修  
龍翠羽之華裾兮蹈玄雲而遊遠  
紉留夷而象佩兮燦夜光之陸  
離舍芳蓀以宜厥配兮從運期而與歸  
芝蘭雜還

其庭砌兮馴鸞雛與霄鳳乘白雲於九衢兮光母  
儀之德頌崇喬松之高壽兮澎湃乎其濔澤意深  
深之葬玉兮餘潤之於學石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三







世